
洗劫南京*

[美] 约翰·迈罗尼著 施民生译

日军占领南京导致了近代史上被确认的最大的野蛮屠杀……4个星期中, 南京的所有街道到处都是斑斑血迹。

日本军方隐瞒了这次大屠杀的全部真相。他们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记者们发现留下已没用, 而日军也非常乐意帮记者们离开南京。传教士们从长计议, 明智地保持着沉默。

日军当然早就发出警告, 要人们疏散离去, 大多数外国人都撤离了, 我们这些留下来的——18名美国人和少数其他国籍的外国人——全然不知会有什么事将降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的工作就在这里, 就在这些和平时曾与我们一道工作过的中国人中间。通过电报和信使, 我们同中日两国的军事指挥官商定, 要共同尊重一个供难民用的国际安全区。该区域包括美国资助的金陵学院和金陵大学。我们在这里储备了大米和面粉, 指派了450名中国警察维持秩序。

在日军围困期间, 南京少有骚动出现, 全无本地人和外国人财产遭抢和被损坏的情况发生。中国士兵以钱购物, 尊重公民的权

* 该文由约翰·迈罗尼根据一位在中国服务了20年, 南京城陷后仍留在城中的美国人的口述整理。笔者据美国《读者文摘》1938年5期所载源于《en》杂志中文缩写而译。

利。

12月12日,中国的防卫部队撤离南京,城中局面随即陷入混乱。一条通向城门,通向长江的宽阔大路上,挤满了士兵、难民和军事装备,首尾相连,长达3里之遥。一辆载有军需品的卡车着了火,爆炸了;人力车、汽车和马车开始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狂奔的人群的前冲力又把数百人推进熊熊大火之中。日军飞机低空掠过,用猛烈的机关枪把难民和士兵一齐打倒。老人、弱者、无一逃脱。

第二天,我爬到寂静的山上,看到往日那条令人难忘的大马路,到处都是冒烟,成了废墟。烧焦的尸体随处可见,有些地方竟是6—8层地堆在一起。

南京曾有过的和平与秩序就此完结。我们天真地相信了日本人的那些“待在家中”的传单上写着的“你们的日本邻居想帮你们重建和平”。实际上,对于毫无防备的中国居民来说,这正是为期4周的恐怖时期的开始。

日军涌入城中时,我们见到了他们,向他们解释了国际安全区协定。他们许诺,中国士兵只要把武器交给了我们,就被赦免。这条消息很快就传遍全城。而我们所有人也很快就竭尽全力地去收缴那些请求我们保护的男子和少年的枪支。有些人是在仔细地推敲了我们的承诺后,才交出枪支的。后来,我们对自己的那些承诺是多么抱歉啊!

我看见日军进入中国政府的建筑区域,向那些看见他们走近拔腿就逃的人开枪。谁跑,谁就立即遭到射杀。许多人就是被那些像是在进行娱乐活动的日本兵枪杀的。这些日本兵看到工人、商人和学生脸上的恐惧表情,感到很开心,并大笑不已。这一切使我想起恶魔们的野外兽宴。

日本兵挨家逐户地搜寻追逐中国妇女。一旦强暴遭拒,即用刀杀人。就连60岁的老妪和11岁的幼女他们也不放过。他们把人

摔倒在地，在 12 月的阳光下，进行公开的奸污。他们凶残地截去了许多人的肢体。妇女们从开着门的屋里发出的恐惧而又痛苦的尖叫声，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一天，我们成功地把几小队偷袭的日本兵挡在了安全区外。但是，第二天晚上，就有一大队日本兵强行闯入安全区内，开始把看起来强健的男子和少年集中在一块，最后带走了许多平民和几个中国士兵。这些俘虏被一个连一个地绑成好几串带走，每串绑有 40 人或 50 人。10 分钟后，我们便听到了机关枪的密集扫射声，曾与我们工作过几年的那些青年学生的生命就在这枪声中丧失。

12 月 16 日，日本兵的奸淫兽行以一种势在必得的架势开始了。100 多名妇女——其中 7 人是金陵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被迅疾带出安全区，用军用卡车拖走。其他妇女，一看见日本兵，就沿着偏僻的后街狂乱地奔跑起来，朝各个门口跑去，寻路逃脱。我们将 9000 名妇女隔离在一幢建筑中，尽力不让她们再遭袭击。那一天，我们安全区的 50 名警察被带走枪杀了。一名美国人因提出抗议，被日本兵抓住，一名日军军官抽了他一巴掌。

两天后，城中各处大火熊熊，日军杀死平民后，公开威胁要把一切都烧光。

难民们——甚至就连安全区里的那些难民——身边所有的一切都被抢劫一空：铺盖、燃料和衣服。即使是难民们的几把米也给日本兵抢去。任何抱怨和不满都将招来杀身之祸。

我们设法求助于日军军事指挥官，但却只能见到一名小小的下士。这位下士还不会讲英语。12 月 19 日，日本大使馆官员许诺，要尽早恢复秩序。为了证实这一许诺，他们写出看似重要的公告，张贴在外国人的房屋外。这些公告不久就被日本兵撕走。那帮灭绝人性的日本兵仍然狂野如前，每天进入中国民宅和外国人寓所多达 10 次，寻找食物和钱财。他们把美国人住地的美国国旗撕下，

扔在污泥中,当着我们的面加以践踏。

到处都躺着肿胀的尸体,成群的野狗从一具尸体吃向另一具尸体。到处恶臭扑鼻。当中国红十字卫生队想要运走街道上的尸体时,日本兵却从他们手中夺下木棺材,拿去烧火祝“捷”。几十名红十字工人遭到杀害,他们的身躯就倒在他们原先一直在搬移的尸体上。

12月20日,我们在日本使馆前再次呼吁恢复秩序,一名日本使馆官员通知我们,说那天晚上将有17名特别警察到来,秩序一定会恢复的。天啊!警察只有区区17名,而烧、杀、抢劫、奸淫成性的士兵却有5万之众啊!

圣诞节前夕,南京最重要的商业街太平路整整一条大街都在燃烧。我驾车穿过阵阵火场,越过余火未烬的灰堆和烧焦的尸体,看见日本兵正手执火把,把商店货物装上一辆辆大卡车后,就纵火点燃大楼。

那天晚上,日方派来军警守卫国际安全区。这些军警很快就找到了舒适的地方,蒙头睡大觉去了。夜半时光,有一小队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官兵偷偷爬了上来,他们用刀杀死一名中国更夫,带走了3名年轻的姑娘。

在最初几天恐怖日子里,54名被雇在城市发电厂的技师中,有43人惨遭杀害。

圣诞节那天,日本军事当局来人问我们,在哪儿能找到那些技师。他们想使这座发电厂重新开工。我们告诉他们,正是他们日本士兵谋杀了那些技师,我们这样说使他们多少有点不舒服。他们刚走,就有人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门外,两个工人正扶着一位浑身上一片黑的男子,他的双眼,两耳和鼻子都烧得难以辨认了。他和其他四、五十人先前一直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日本兵把汽油整桶地往他们身上倾倒,直到把他们的衣服都浸透了,然后用火把

将他们点燃。他仅仅是因为被绑在边缘，才得以死里逃生。在随后的几天里，又有两位男子被带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受到了同样的伤害。

那天下午，又有些男子在被日本兵用作刺杀练习后，被人带到国际安全区救治。此前，他们曾被双双背靠背地捆绑在木桩上。当刺杀教练把最为致命的刺杀点指示给新兵看时，他们还被迫尽量镇定地等候挨刺。许多这样的“试验品”被认为已死，抛弃在一旁，后来被运到我们医院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死了。

当大规模的屠杀在无人阻挠地进行时，日军军用飞机却从空中撒下传单：“我们将向一切返回家中的中国良民提供衣食。日本想与不受蒋介石士兵欺骗的中国人友好相处。”传单上印着一名英俊的日军士兵的彩色照片。这位士兵仁爱地抱着一位中国儿童。一名中国妇女得到几袋米，正在这位士兵脚下鞠躬致谢。

首次投下传单的那一天，就有数千人离开我们的营地，回到已被毁坏的家中。第二天早晨发生的种种残暴行径是非常骇人的。地上和空中的士兵显然是没能同步跨入那亲和友善的纪元。当母亲遭到强暴时，她们的孩子就在一旁被吓得尖声号叫。我看见过三、四岁的幼儿被刺刀挑杀的实际惨景。我所熟识的一些家庭，全家人被用木板封堵在家中，给大火活活烧死。国际安全区的官员确定，至少有 2000 名妇女在她们得以返回到我们的保护之下时，已遭受过日本兵的袭击。

圣诞节后第三天，一艘满载日本观光者的日本商船从上海开到南京。他们被小心翼翼地安排在几条已清除掉尸体的街道上看了看。他们和善地把糖果递给中国儿童，拍拍他们那一颗颗受过惊吓的小脑袋。

除夕夜，我们安全区的中国管理人员被叫到日本使馆，我们被告知，第二天南京城中必须举行“自发”的庆祝活动。难民们要制做

日本国旗,以便在“欢乐”的游行队伍中拿着。日本使馆官员们解释道,日本人民将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样一部欢迎日军士兵的电影。

大规模的屠杀行径逐渐减少了。3月,设在东京的一家日本政府电台向全世界发出这样一条消息:

“对造成南京那么多死亡,那么多财产毁坏负有责任的流氓恶少已被捕获和处决。经查明,他们是些心怀不满的士兵,属蒋介石的受过训练并担任特殊任务的组织。现在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日本军队正养育着 30 万难民。”

(译者施民生,1952年生,南京市南湖二中教师)

(责任编辑:刘兵)